

The Secret Gard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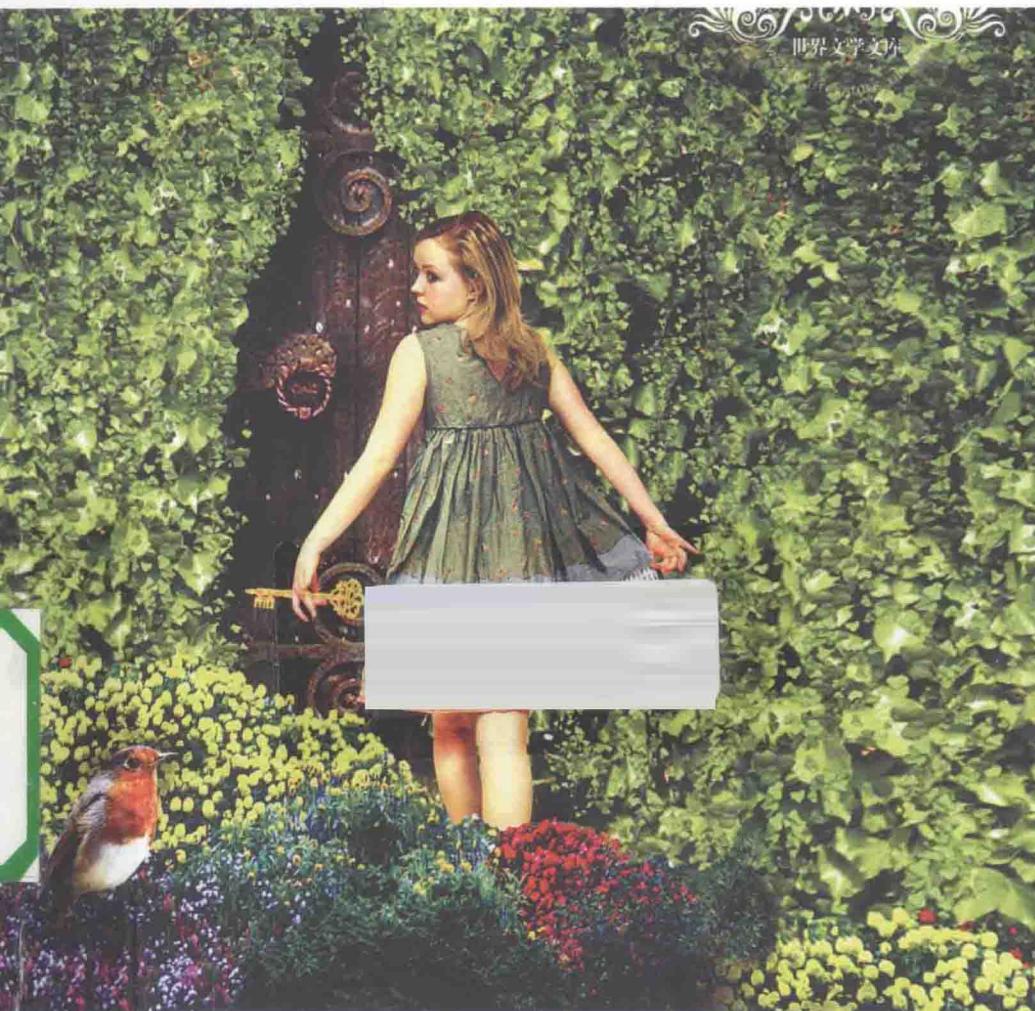
[美] 弗朗西斯·霍奇森·伯内特 著 邱晓亮 译

秘密花园

(全译本)

COLLECTOR'S EDITION

世界文学文库



一个关于大自然魔法和孩童美好心灵创造奇迹的故事
影响了文学大师T.S.艾略特和D.H.劳伦斯的佳作

秘密花园

[美]弗朗西斯·霍奇森·伯内特 著 邱晓亮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秘密花园 / (美) 伯内特著 ; 邱晓亮译.

- 北京 :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7-5402-3608-3

I. ①秘… II. ①伯… ②邱…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 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50998 号

秘密花园

[美]伯内特 著

邱晓亮 译

责任编辑 / 尚燕彬 金新芳

装帧设计 / 小 贾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编 100054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915 × 1220 1/32 印张 6.5 字数 188,000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序

《秘密花园》是一部百年来畅销不衰的经典儿童小说，它被一代代的孩子们阅读，在许多人的童年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这本关于如何寻找幸福和快乐的书，不仅是对孩子心灵的滋养、愉悦和启迪，而且对不同家庭的孩子的成长也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故事里的主人公玛丽从小缺少父母关爱，任性霸道的她是个一门心思只想着自己的怪孩子。一场霍乱使她从一个小千金变成一个小孤女，她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从印度的豪宅来到英国古老的密塞威特庄园。

初到密塞威特庄园，玛丽认识了一个不一样的仆人玛莎。玛莎不像以前的印度仆人那样对玛丽卑躬屈膝，她勇于直视玛丽，并与玛丽据理力争。两人在穿衣问题上发生了争吵，对玛丽来说这是人生的第一次争吵。这次争吵使玛丽发现自己孤独无助，熟悉的事物逐渐远去。百无聊赖的玛丽，不得不独自走向户外，去熟悉她要开始新生活的密塞威特庄园。

在探索庄园的过程中，玛丽感受到了自己身上的变化。规律的饮食和大量的运动，让她浑身上下充满了活力——她变得健康强壮了。另一方面，她的内心深处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她从玛莎的弟弟——迪肯那里，了解并感受到了人类纯洁的情感——友谊。

迪肯是个与众不同的农家小伙，他熟悉荒原上所有的花草与动物。他不但热爱家人，也热爱荒原上的一切：花草树木，飞禽走兽，阳光风雨。在改造秘密花园的过程中，迪肯告诉玛丽如何辨别花园里的朽木枯草是否还有生命力、怎么种花、怎么给花施肥浇水、怎么锄地松土、怎么使耙干活。迪肯很乐意分享并保守玛丽的秘密，他的宠物以及他关于沼泽地和动物的

丰富知识都给玛丽带来了无穷的快乐和积极的影响，对玛丽一步步踏上自我拯救的道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玛莎和迪肯的影响下，玛丽学会了如何爱自己，如何爱大自然。更重要的是，她学会了如何关心和爱护别人——她在不知不觉中表现出了对表兄柯林的关爱。柯林从出生就疾病缠身、像玛丽一样缺少父母的关爱，再加上对死亡的恐惧，他早就走上了自暴自弃的道路。他的生活中，除了眼泪和愤怒之外，没有任何有意义的东西。然而，正是充满朝气的玛丽唤醒了可怜的柯林。玛丽在迪肯的帮助下，把柯林带出了阴暗的屋子，一起走进了生机勃勃的秘密花园。

在那座荒废了十年的秘密花园里，在大人们都不知道的情况下，玛丽、柯林和迪肯快乐地享受着大自然所带来的一切：阳光、雨水、荒原上吹来的清新的风；他们欣喜地目睹着生命的奇迹：花草树木从种子到嫩芽再到茁壮成长的过程，知更鸟从垒窝到求偶再到哺育后代的神奇……秘密花园里的一草一木、一虫一鸟，无不让孩子感受到爱与欢乐。劳动使他们体魄强健，耕耘让他们理解了生命的意义。

从一个瘦弱阴暗、自私自利的怪孩子，到开朗活泼、关爱他人的好女孩——玛丽完成了人格的升华。在她身上，许多原本不为人知的优秀品质也被挖掘和展现出来，宛如一块落满了灰尘的玉石，经过风雨洗礼之后，渐渐闪现出人性的光辉。

作者在《秘密花园》中提出了自己的教育理念：昂贵的教育不一定能培养出优秀的孩子，孩子们都热爱自然，渴望摆脱束缚。顺应活泼天性的要求，沐浴着大自然气息长大的孩子，感受着爱和被爱的孩子，才是真正健康的。这一思想贯穿了整个故事。

毫无疑问，《秘密花园》就是洞悉成长秘密的一把金钥匙，玛丽正是在此得到了最好的成长。读完了故事的你也一定可以在心里开辟出一座属于自己的秘密花园。那里一定是百花齐放，幸福永驻的！

陈福宇

目录

- 001 序
- 001 第一章 一个人都没剩下
- 005 第二章 玛丽是个牛脾气
- 012 第三章 穿越荒原
- 016 第四章 玛莎
- 029 第五章 走廊里的哭声
- 034 第六章 “就是有人在哭——就是！”
- 040 第七章 花园的钥匙
- 045 第八章 知更鸟指路
- 052 第九章 人们住过的最古怪的房子
- 060 第十章 迪肯
- 071 第十一章 画眉鸟的窝
- 078 第十二章 “我能不能要一小块土地？”
- 085 第十三章 “我是柯林”
- 096 第十四章 小王爷
- 105 第十五章 筑巢
- 114 第十六章 “我不！”玛丽说

- 120 第十七章 一次发飙
- 126 第十八章 “尼不能浪费时间”
- 131 第十九章 “它已经来啦！”
- 140 第二十章 我要活到永远——永远——永远！
- 146 第二十一章 本·威斯特夫
- 154 第二十二章 当太阳下山时
- 159 第二十三章 魔法
- 168 第二十四章 “让他们笑吧”
- 177 第二十五章 帘子
- 182 第二十六章 “是妈妈！”
- 190 第二十七章 在花园里

第一章 一个人都没剩下

玛丽·林洛克斯被送到密塞威特庄园去跟她叔叔一起住的时候，所有人都说她是我见过的长得最不招人喜欢的孩子。这是真的。她的脸蛋瘦瘦小小，身体也瘦瘦小小，头发又细又干，脸上还老是带着不高兴的表情。她的头发发黄，小脸儿也发黄，因为她出生在印度，还总是有这毛病那毛病的。她的爸爸在英国政府机构工作，整天都很忙，自己也爱生病。她的妈妈是个大美人，整天只想着参加舞会，和大家一起玩得开心，根本不想要一个小孩子。所以，玛丽一出生就被交给奶妈照料。奶妈明白，如果想要让太太高兴，就得尽量让她看不见这小娃娃。因此，当玛丽还是一个又丑又爱生气，并且容易生病的婴儿时，就被带着离妈妈远远的。当她成了一个既容易生病又爱生气的小孩子时，还是离妈妈远远的。在家里，她只熟悉奶妈和其他当地仆人那黝黑的面孔。他们总是顺着她，让她想怎样就怎样，因为如果太太听见她的哭闹声就会生气。玛丽到了六岁的时候，成了一个又残暴又自私的孩子。来教她读书写字的英国女家庭教师特别不喜欢她，不到三个月就辞职了。后来的女老师们更是一个比一个走得快。如果不是玛丽自己真的想读书学习，她可能根本连字母都不认识。

玛丽九岁时，有一天早晨热得出奇，她醒来后感觉很不高兴。当她看到床边站着的仆人不是自己的奶妈时，就更不高兴了。

“你来干什么？”她对那个不认识的女人说，“我不想要你在这儿。叫我的奶妈来。”

女人看起来很害怕，但她还是结结巴巴地说奶妈来不了。在玛丽大发

脾气、踢她打她的时候，她只是更害怕，不停地重复说奶奶不可能来照顾小姐了。

那天早晨的气氛有点怪怪的。所有的事情都跟平常不一样，好像有几个当地仆人不见了；而玛丽见到的仆人们都脸色灰白、表情恐惧，走路都急匆匆的或是鬼鬼祟祟的。可也没人跟她说什么，她的奶奶也没来。那天上午只剩她一个人，最后她只好逛到花园里去，在阳台旁边的树底下自己玩。她假装是在做一个花圃，把红艳艳的芙蓉花插进一小堆土里。她越玩越生气，在心里嘀咕着等奶奶回来该骂她什么好。

“猪！猪！老母猪！”她骂道，因为把一个当地人骂成猪是对他最大的侮辱。

她正在咬牙切齿地一遍又一遍地骂着时，看到妈妈跟另外一个人来到了阳台上。妈妈是跟一个英俊的年轻男子在一起，他们站着，说话声音很低、很奇怪。玛丽认识那个看起来像个大男孩的年轻人，听说他刚从英国来，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官员。她盯着他看，不过大部分时间还是盯着自己的妈妈。每当她有机会见到妈妈时，都会这样。因为太太——玛丽就这样称呼妈妈——身材高挑匀称，长得很漂亮，还穿着那么可爱的衣服。她卷曲的头发像丝绸一样光滑，她的鼻子精致小巧，似乎对一切都不屑一顾，她的大眼睛里总是充满喜色。她所有的衣服都又薄又软，按照玛丽的说法，这些衣服“全都是蕾丝花边”的。这个早晨，妈妈衣服上的蕾丝花边似乎比以前更多，但她的眼睛里一丝喜色都没有。那双大眼睛里满是恐惧，它们看着英俊的年轻官员的脸，像是在搜索着什么。

“事情很糟糕，是吗？”玛丽听见妈妈说。

“很糟糕。”那位年轻人回答的声音有点颤抖，“非常糟糕，林洛克斯太太。你两个星期以前就应该到山里面去。”

太太不安地绞着双手。

“噢，我早知道应该走！”她叫道，“我只是留下来去参加那个可恶的晚宴。我真是太傻了！”

就在这时，从仆人住的地方传来一阵号啕大哭的声音。妈妈一把抓住年轻人的胳膊；玛丽站着，浑身发抖。哭号声越来越大。

“怎么了？怎么了？”林洛克斯太太吓得直喘气。

“有人死了。”年轻军官说，“你不会告诉我，你的仆人中间也染上那种病了吧？”

“我也不知道！”太太大声叫道，“跟我走！跟我走！”说着，她转身跑进屋里。

从那以后，可怕的事情发生了，这也向玛丽解释了早晨那奇怪的气氛是什么。致命的霍乱暴发，人们大批大批地死去，像苍蝇一样。奶奶昨晚染上病，刚才就是因为她死了，所以棚屋里的仆人才放声大哭。当天，又死了三个仆人，其他仆人都吓得逃走了。满屋子到处都是恐慌，到处都有人死去。

第二天，一片混乱。玛丽躲自己的儿童室里，大家都把她忘掉了。没人想到她，也没人要她；奇怪的事情正在发生，可她什么都不知道。玛丽哭一会儿，睡一会儿。她只知道人们在生病，她听见了可怕的、神秘的声音。有一次她溜进餐厅，发现里面空无一人，桌上还摆着没吃完的饭，椅子和盘子看起来像是被人匆匆忙忙推开的。这孩子吃了些水果和饼干。她又觉得有点渴，所以喝了差不多满满的一杯葡萄酒。这葡萄酒很甜，她也不知道它有多厉害。很快，她就觉得脑袋昏昏沉沉的，想睡觉。她回到儿童室，又把自己关在里面，被棚屋里传来的哭喊声和来来往往的脚步声吓得够呛。葡萄酒让她很想睡觉，她躺到床上不久就呼呼大睡起来，很长一段时间什么都不知道。

她睡着的那段时间里发生了很多事情，可她一点儿也没听见哭喊声，也没听见房子里的东西被搬进搬出的声音。

她醒来后，躺在床上看着四周的墙。房子里非常安静，她以前从没发现这房子有这么安静过。她听不见说话声，也听不见脚步声。她想，是不是所有人的病都好了，麻烦已经结束？她还在想，奶奶死了，谁来照顾自己呢？应该会有新的奶奶来，可能她还会讲一些新故事呢。玛丽已经听厌了那些老故事。她并没有因为奶奶死去就哭。她不是那种感情丰富的小孩子。她从来不关心任何人。她被发生霍乱时的哭闹声、嘈杂声和脚步声吓着了。她很生气，因为没人记得她还活着。所有的人都惊慌失措，根本想不起一个本来就没喜欢的小女孩。当有人得了霍乱的时候，似乎所有的人都只想到自己。但现在既然所有的人都好了，应该有人想起她、来找她吧。

可是，没人来。她躺在那儿等着的时候，房子里好像越来越安静。她听见垫子下面有窸窸窣窣的声音。她往下面一看，发现是一条小蛇正在爬，还用它那宝石般亮晶晶的小眼睛看着她。她一点儿也不害怕，因为这个小东西没有毒，不会伤害她；而且它看起来像是着急地要离开这房间。她看着它溜出了房门。

“太安静了，太奇怪了。”她说，“听起来好像整幢房子只剩下我和小蛇。”

刚说完，她就听见院子里响起脚步声；接着，脚步声来到阳台。那是男人的脚步声。他们来到阳台，用低沉的声音交谈着。没人迎接他们，也没人跟他们说话。他们打开门，朝屋里看着。

“多让人伤心啊！”她听见有一个声音说，“那么漂亮、那么美丽的女人！我想孩子可能也一样吧。我听说有一个孩子，但没人见过她。”

几分钟之后，当他们打开儿童室的房门时，玛丽正站在屋子中间。她看上去是一个丑丑的、满脸不高兴的小人儿。她皱着眉头，因为她开始感觉到饿，而且觉得被人忽视，很丢人。首先进来的人是一个大个子，她曾见过他跟爸爸说话。他好像很累、很烦恼，可他看见玛丽的时候吓了一大跳，几乎跳回到门外边去。

“巴利！”他大叫道，“这儿有一个小孩！只有一个小孩！在这种地方！上帝保佑，她是谁？”

“我是玛丽·林洛克斯。”小女孩挺直身板说。她认为这个人太粗鲁了，竟然把她爸爸的房子称为“这种地方”！“大家都得霍乱的时候，我睡着了。我刚醒。为什么没人来呢？”

“这就是没人见过的那个孩子！”那个人转向同伴说，“她被忘掉了。”

“为什么忘掉我？”玛丽跺着脚，“为什么没人来看我？”

名叫巴利的那个年轻人伤心地看着她。玛丽还看见他使劲眨眼睛，像是想把眼泪眨干。

“可怜的小家伙！”他说，“没人能活下来看你。”

太奇怪、太突然了，玛丽发现自己没了爸爸，也没了妈妈。他们都在夜里死掉，被抬出去了。剩下的几个没死的仆人都尽快地离开了这房子，谁也不记得还有一个小姐。所以这地方才会那么安静。整幢房子里只剩下她和小蛇，这是真的。

第二章 玛丽是个牛脾气

玛丽喜欢远远地看着妈妈，她觉得妈妈非常漂亮。但她跟妈妈却不太熟悉，也算不上爱她。所以即使妈妈去世了，她也不太想念妈妈。实际上，她一点儿也不想妈妈，因为她是一个自私的孩子。她的全部注意力都在自己身上，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如果她再长大一点儿的话，一个人被留在这世界上，她一定会非常担心。可是她年纪太小，因为从小就有人照顾着她，所以她认为以后也一直会有人照顾她。她只是想知道自己是不是会被送到好心人家里，想知道他们会不会对她很有礼貌，任由她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就像以前她的奶妈和其他当地仆人那样。

一开始，她被带到英国牧师的家里，不过她知道自己不会一直待在这儿。她不想待在这里。英国牧师很穷，他有五个年纪差不多大的孩子。这些孩子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总是争吵个不停，还互相抢玩具。玛丽讨厌他们家脏兮兮的屋子，也不喜欢那些孩子。没过一两天就没人愿意跟她玩了。第二天他们还给她起了个绰号，让她非常生气。

是巴西尔最先想到那个绰号的。他是一个小男孩，他蓝色的眼睛十分无礼，还长着朝天鼻。玛丽讨厌他。玛丽自己在一棵树下玩，就像霍乱暴发那天一样。她堆了一些小土堆，还修了路，做成一个小花园。这时候巴西尔走过来，站在近处看着她。不久，他就对这个游戏非常感兴趣，突然提出一条建议。

“你为什么不堆一小堆石头，做一个假山呢？”他说，“就放在中间。”他弯下腰来指给她看。

“走开！”玛丽大叫，“我不想跟男孩玩。走开！”

有一会儿，巴西尔好像生气了；然后他就开始取笑她。他总是取笑他的姐姐们。他绕着玛丽转圈，边跳边唱，边笑边扮鬼脸。

小姐玛丽，是个牛脾气，
你的花园怎么样？
小贝壳，银铃铛，
还有金盏花，一行行。

他一直唱啊唱，直到其他的孩子都听见，也笑个不停。玛丽越生气，他们越是唱“小姐玛丽，是个牛脾气”。从那以后，她在他们家住的那段时间里，他们提到她的时候都叫她“牛脾气玛丽”，甚至还当面这样叫她。

“你要被送回家去。”巴西尔对她说，“这周末就把你送走。我们太高兴了。”

“我也很高兴。”玛丽回答说，“家在哪儿？”

“她竟然不知道家在哪儿！”巴西尔带着七岁孩子的轻蔑说，“家当然是在英国啊。我们的奶奶就住在那儿，去年玛贝尔姐姐就被送到她那里去了。你可不是去你奶奶那儿。你没有奶奶。你去你叔叔那儿。你的叔叔是阿齐博尔得·克瑞文先生。”

“我根本不知道他啊。”玛丽怒气冲冲地说。

“我就知道你不知道。”巴西尔说，“你什么都不懂。女孩子什么都不懂。我听见爸爸妈妈说你叔叔来着。他住在乡下的一幢又老又大又荒凉的房子里，没人靠近他。他脾气不好，不让别人接近他。如果他不叫，他们就不去。他是一个驼背。他是一个讨厌的人。”

“我才不相信你。”玛丽说。她转过身去，用手指头堵住耳朵，因为她再也不想听了。

但她后来却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当天晚上，克劳福德太太告诉她，过几天要送她乘船去英国，去她叔叔那儿。叔叔叫阿齐博尔得·克瑞文，住在密塞威特庄园。她听见这些，表现出冷漠无情、毫不关心的样子，叫牧师一家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们想对她表示友好，可在克劳福德太太准备

亲她的时候，她却把脸转到一边；当克劳福德先生拍她肩膀的时候，她就那么僵硬地站着。

“这孩子长得真难看。”后来，克劳福德太太惋惜地说，“其实她妈妈长得非常漂亮，而且待人接物的态度也特别友好。但玛丽却是我见过的最不讨人喜欢的孩子。孩子们叫她‘牛脾气玛丽’，是有点淘气，别人一听就明白是什么意思。”

“如果她妈妈能经常带着自己漂亮的面孔和友好的态度去儿童室看看她，玛丽或许也能变得更好一点儿。真是让人伤心啊。现在那个可怜的漂亮人儿已经去世了，你想想，有很多人从来不知道她还有一个孩子呢。”

“我敢肯定，她很少有机会看她一眼。”克劳福德太太叹了一口气，“她的奶妈死了以后，根本没人想起这个小东西。仆人们就那么跑掉，剩下她一个人在那空荡荡的房子里。迈克格罗上校说，当他打开门看见她一个人站在屋子中间的时候，魂都快吓掉了。”

玛丽在一位官员太太的照料下开始了漫长的旅途。那位太太正好要带着自己的孩子回国，让他们上寄宿学校。她要全神贯注地照看自己的小儿女。她很高兴能在伦敦把玛丽交给阿齐博尔得·克瑞文先生派来的一位女士。这位女士是密塞威特庄园的管家，名叫迈德洛克太太。她是一个矮胖的女人，脸颊通红，眼睛是黑色的，目光很敏锐。她穿着一条深紫色的裙子，披着一件带黑流苏的黑色丝质披风，戴着一顶黑色的帽子。帽子上插着紫色天鹅绒做成的花儿；她的脑袋一动，花儿就一颤一颤的。玛丽一点儿也不喜欢她，不过玛丽几乎谁都不喜欢，所以这也没什么好说的。更何况，显然迈德洛克太太也不怎么在乎玛丽。

“我的天啊！她这小东西挺难看的！”她说，“我们听说她妈妈是个大美人。她没怎么继承妈妈的优点，是不，太太？”

“可能等她长大点儿就好些。”官员太太礼貌地说，“如果她的脸色不这么蜡黄，然后表情再好一点儿的话，她还是很好看的。孩子们的变化很大。”

“她是应该多改变一些。”迈德洛克太太回答道，“可是，要我说——密塞威特庄园对小孩子没什么好处。”

她们就这样谈论着，以为玛丽听不见。因为玛丽站在她们住的私人旅

馆的窗户边上，离她们比较远。玛丽在看窗外来来往往的公共汽车、小轿车和行人。可她听得很清楚，对叔叔和他住的地方很好奇。那是什么样的地方？他长什么样子？驼背是什么意思？她从来没见过。可能在印度没有驼背吧。

由于一直住在别人家，也没有自己的奶奶，她开始觉得有些孤独。她现在有一些奇怪的念头，是以前从没想过的。她开始想，为什么自己从来不属于任何人，即使爸爸妈妈活着的时候也是这样？其他的小孩好像都是父母的孩子。可她却从来也不是谁的孩子。她有仆人照顾，有东西吃，也有衣服穿，可是没人真正关心她。她不知道这是因为她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孩子；当然，她也不知道自己不讨人喜欢。她经常认为别人不讨人喜欢，但从没想过自己也是这样。

她认为迈德洛克太太是她见过的最不讨人喜欢的人。她的脸红彤彤的，俗气得很，帽子也俗气。第二天她们起程去约克郡的时候，从车站到车厢的那段路上玛丽一直昂着头，尽量离迈德洛克太太远远的，免得别人以为自己是她的孩子。一想到人们以为自己是她的女儿，玛丽就非常生气。

但是迈德洛克太太一点儿也不在意。她是那种“不能容忍小孩子胡闹”的人。至少在别人问她的时候，她会这么回答。她原本不想来伦敦，因为这几天她姐姐玛丽亚的女儿要出嫁。不过，她在密塞威特庄园做管家，这是一个很舒服的工作，工资也不错。她能保住这份工作的唯一办法就是，当阿齐博尔得·克瑞文先生吩咐她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她就立即去做。她从来都不敢提出任何问题。

“林洛克斯上尉和她的太太死于霍乱。”克瑞文先生说话总是短短的、冷冷的，“林洛克斯上尉是我太太的哥哥，我是他们孩子的监护人。那孩子要到这里来，你得去伦敦亲自把她带来。”

所以她收拾好自己的小箱子就出发了。

玛丽坐在车厢自己的角落里，脸色不大好看，一副很不耐烦的样子。她没有看书，也不四处张望。她瘦瘦的小手戴着黑色的手套，交叉放在膝盖上。她黑色的裙子让她的脸看上去更黄。她又细又干的头发从黑色的绉绸帽下钻出来，显得乱七八糟。

“我这辈子都没见过比她看起来更‘毁’的孩子。”迈德洛克太太心想

(毁是约克郡的方言,意思是被宠坏了,脾气不好)。她从没见过一个孩子就这么僵直地坐着,什么事情都不做。最后,她实在看不下去,就打开活泼的大嗓门开始说话。

“我想,我得告诉你一些关于你要去的那个地方的事儿。”她说,“你想知道你叔叔的事吗?”

“不。”玛丽说。

“你从没有听爸爸妈妈说过他吗?”

“没有。”玛丽皱着眉头说。她皱眉头是因为她想起来,爸爸妈妈好像从来没有跟她说过任何事情。他们从没告诉过她什么。

“嗯。”迈德洛克太太小声哼了一下,盯着她那奇怪的、冷淡的小脸。她有一阵子什么都没说,但过一会儿又开口了。

“我觉得你最好知道点儿什么——让你做好准备。你要去的是一个奇怪的地方。”

玛丽没说话。迈德洛克太太看起来有些失望,因为玛丽还是漠不关心的样子。不过,她深吸了一口气,又接着说。

“那地方很大,但阴沉沉的。克瑞文先生为它而骄傲,用自己的方式管理它——他的方式也是阴沉沉的。那庄园已经有六百岁了,就在荒原的边上。庄园里差不多有一百个房间,不过大多数房间都被锁了起来。那儿有老照片和精美的旧家具,还有其他放了很多年的东西。庄园周围是一个大花园,里面有各种花草树木,它们的枝子都垂到地上——有些枝子。”她顿了一下,又深吸一口气,“不过仅此而已,没有其他的。”她突然停下来。

玛丽早已开始不由自主地听她说话。所有这一切听起来都跟印度不一样,她对新鲜的东西很感兴趣。但她却不想被别人看出来自己感兴趣。这是她不讨人喜欢的做事方式之一。所以她还是坐着,一动不动。

“呃,”迈德洛克太太问,“你觉得怎样?”

“不知道。”她回答说,“我不了解这种地方。”

迈德洛克太太干笑了一声。

“嗬!”她说,“你怎么像一个上年纪的老人似的。你不在乎吗?”

“我在不在乎都无关紧要。”玛丽说。

“这你倒是说对了。”迈德洛克太太说,“确实无关紧要。我不知道他

为什么让你待在密塞威特庄园，可能因为这是最简单的方法。他才不会管你的事，这是肯定的。他从来不管任何人的事。”

她突然停下来，好像一下子想到什么事情。

“他的背是弯的。”她说，“这把他害苦了。他是一个孤僻的年轻人。即使他有钱又有大庄园，也没得到什么好处。直到他结了婚，一切才有了转变。”

虽然玛丽不想表现出关心这事的样子，但她的眼光还是转向迈德洛克太太。她从没想到驼背结过婚，这让她有点吃惊。迈德洛克太太发现了这一点。她是一个健谈的人，所以兴趣更浓地接着说下去。不管怎样，这也是打发时间的一种方式嘛。

“她是一个甜甜的、漂亮的可人儿。他愿意走遍全世界去寻找她喜欢的一片草叶子。没人想到她会嫁给他，可她就是嫁了。人们说她嫁给他是为了钱，可她不是——绝对不是。”迈德洛克太太的声音很坚定，“当她死去的时候——”

玛丽不由自主地跳了一下。

“噢！她死了吗？”她脱口而出，完全不是故意的。她想起了自己曾经读过的一个法国童话故事《初恋的玫瑰》，讲的是一个可怜的驼背和一个漂亮公主之间的故事。这让她突然对阿齐博尔得·克瑞文先生产生了同情。

“是的，她死了。”迈德洛克太太回答道，“这让他比以前更古怪。他谁也不关心。他也不拜访任何人。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外地。当他待在密塞威特时，他就把自己关在西配楼，不让任何人去见他，除了皮切尔。皮切尔是一个老家伙，打他还小的时候就照顾他，对他很了解。”

这些听起来像是书里的故事，可它并没有让玛丽高兴起来。一幢有一百个房间的房子，几乎所有的房间都关着、房门被锁着——荒原边上的房子——不知道荒原是什么样子的——听起来很可怕。还有一个把自己也关起来的驼背！她抿紧嘴唇，看着窗外。大雨倾盆而下，形成了一道道灰色的斜线。雨滴溅到窗玻璃上，沿着玻璃流淌。这一切显得很自然。如果那位漂亮的太太还活着，她可能会让一切都快乐起来。她可以像玛丽的妈妈一样，跑出跑进，去参加舞会，和一群“满是蕾丝花边”的人在一起。可